

《小小小小的火》中的身份认同研究

李克燕 罗文彦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9

摘要:《小小小小的火》是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深度探讨了种族、阶级、家族等多元社会议题,展现出一幅细腻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画卷。本文运用身份认同与创伤理论,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探究《小小小小的火》中三位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身份重建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原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本文有助于读者和文学评论者更深入、多维度地理解该长篇的主题,以期为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中少数群体渴望与主流社会共同生存的身份焦虑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小小小小的火》;身份认同;身份建构

引言

《小小小小的火》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美国社会中不同人物的生活图景,在看似平静的日常叙事下,隐藏着深刻的身份认同议题。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身份认同成为个体在社会中寻找自我定位、确立价值归属的关键命题。小说中,人物因种族、阶级、家庭等多重因素,在身份认同上陷入困境与挣扎,这种困境不仅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内心世界与行为选择,也折射出社会阶层的种种问题以及文化碰撞带来的冲击。深入研究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认同问题,有助于揭示作品的深层主题,理解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同时也能为现实生活中人们处理身份认同危机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1 身份认同的理论内涵

身份认同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关键议题,其理论内涵在哲学思辨、社会建构与文化阐释的交织中不断丰富。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出发,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个体在自由选择与责任担当中对自我本质的确认,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揭示了身份并非先天赋予,而是通过个体实践活动动态建构的过程。心理学领域进一步细化其内在机制,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指出,身份认同的形成贯穿个体毕生发展,在不同阶段通过解决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逐步构建稳定的自我认知框架。这种心理层面的认同不仅依赖于个体的自我反思,更受到镜像神经元理论所强调的“他者凝视”影响,个体通过内化他人评价完成自我概念的塑造。

在社会学视域下,身份认同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建构性

特征。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表明,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决定其惯习形成,进而塑造特定的身份认知;个体在不同场域(如家庭、职场、社群)中的角色转换与互动,构成多重身份的动态平衡。文化研究则将身份认同置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碰撞的语境中,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打破二元对立的身份认知模式,强调文化差异碰撞下产生的中间态身份具有创新性与抵抗性;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接合理论”进一步指出,身份认同是文化符号与意识形态不断协商、重构的产物。这些理论共同揭示身份认同是个体主体性与社会文化结构性力量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其内涵在个体心理建构、社会角色实践与文化符号协商的多维张力中持续演进。

2 《小小小小的火》中的身份认同困境

社会文化体系犹如一张巨网,个体依据既定的文化编码程序与他人建立结点,并由此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体系中的角色。在《小小小小的火》中,米娅、伊奇和珀尔三位主人公的社会认同身份和自我认同身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并共同显示出在规则森严的西克尔高地社会中她们所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

2.1 伊奇:被压抑的自我

伊奇作为理查德森家的小女儿,在家庭中始终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她的个性被家庭的传统观念与社会的既定规范所束缚。在这个看似完美的中产阶级家庭里,一切都严格规划,伊奇的言行举止也被期望符合家庭的形象与社会的标准。她的母亲埃琳娜,是传统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她强调秩序、规则与社会地位,对伊奇的教育方式充满了控制欲。

在母亲眼中，伊奇应该像姐姐们一样，乖巧懂事，遵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追求安稳的生活。伊奇内心深处却涌动着对自由与真实自我的渴望，这种渴望与家庭的期望形成了强烈的冲突。

在学校里，伊奇也难以找到真正的自我认同。她的同学们大多来自类似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遵循着同样的价值体系，对伊奇那些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行为充满了不解与排斥。伊奇在学校里被视为异类，她的孤独感与自我怀疑不断加深，这进一步压抑了她的个性，使她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

2.2 米娅：流浪艺术家的边缘身份

米娅作为一位流浪艺术家，她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这使她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在那个时代，职业摄影师相对罕见，更鲜少有女性从事这类工作。除了哥哥，她的家人都无法理解她对艺术的追求。米娅及其热爱摄影且极具天赋，但当她成年后，她的父母强烈反对她学习艺术。他们认为米娅“总是胡思乱想”，“完全是浪费钱”。他们不仅拒绝支付米娅的学费，还通过经济威胁迫使米娅放弃她的梦想。后来她成为了一名流浪艺术家，居无定所，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她的经济来源不稳定，常常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在西克尔高地这个追求安稳与秩序的社区里，米娅的存在显得格格不入，她被视为异类，受到周围人的异样眼光与排斥^[1]。

米娅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是她坚守自我身份的核心动力。她将艺术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艺术创作是她表达自我、与世界沟通的方式。米娅的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与感悟，她通过摄影等艺术形式，捕捉那些被常人忽视的瞬间与情感。她的作品不拘泥于传统的艺术规范，展现出自由奔放的风格，这正是她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体现。来到西克尔高地后，米娅成为了一个游离于西克尔高地的主流文化和她自己追寻的自由文化之间的边缘人^[2]。她拒绝被世俗的物质追求所束缚，不愿意为了安稳的生活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她带着女儿珀尔四处流浪，每到一个地方，都用心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将这些独特的经历融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3]。

2.3 珀尔：对稳定家庭身份的渴望与迷茫

珀尔自幼跟随母亲米娅过着流浪的生活，这种漂泊不

定的生活经历，使她对稳定家庭身份产生了深深的渴望。在流浪的岁月里，珀尔从未拥有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她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结交新的朋友，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地告别。这种频繁的变动让她内心充满了不安与孤独，她渴望能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一个温暖的家庭，让她可以不再漂泊。

在西克尔高地，珀尔看到了理查德森一家的生活，他们拥有宽敞的房子、稳定的收入和看似和谐的家庭关系，这一切都让珀尔心生向往。她羡慕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可以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成长，拥有自己的房间和熟悉的朋友。珀尔开始渴望融入这个家庭，她努力地讨好理查德森家的每一个人，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家的感觉。她与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与穆迪，他们之间的感情逐渐超越了普通朋友，珀尔在穆迪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温暖与关怀^[4]。

珀尔在追求稳定家庭身份的过程中，内心充满了迷茫。她一方面被理查德森家的生活所吸引，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她又无法割舍与母亲米娅之间的深厚感情。米娅虽然给不了她稳定的生活，但却给予了她无尽的爱与自由。珀尔深知母亲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她理解母亲的选择，也尊重母亲的生活方式。但她自己却在这种自由与安稳之间难以抉择，她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珀尔在面对自己对穆迪的感情时，也充满了迷茫。她不确定这份感情是否真实，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她担心自己的感情会影响到与穆迪的友谊，也会给两个家庭带来麻烦。在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中，珀尔感到自己仿佛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

3 身份认同的探索与追寻

《小小小小的火》向读者展示了如何瓦解人物的身份认同危机，同时重新建立起身份认同。小说中的米娅、伊奇和珀尔有着不一样的身份困境，却有着相似的人生选择。

3.1 打破常规：对传统身份模式的挑战

在《小小小小的火》中，伊奇以其独特的行为与思想，成为打破传统身份模式的先锋。她所处的理查德森家庭，是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的坚定拥护者，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被期望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与家庭规则，以维护家庭的体面与社会地位。伊奇却对这种按部就班、被规划好的生活模式深感厌倦与束缚。

伊奇在学校里，便常常表现出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的特

质。她对学校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并不认同，不愿参与那些被视为“正常”的社交活动与学术竞赛。她拒绝随波逐流，坚持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使她在同学中显得孤立。她敢于质疑学校的教学方式和评价体系，认为它们过于僵化，无法真正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个性发展。这种质疑精神，在传统的教育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却正是伊奇对传统身份模式挑战的开端^[6]。

伊奇对家庭传统的反抗愈发激烈。她不再满足于母亲为她设定的人生道路，对母亲所强调的秩序、规则与社会地位嗤之以鼻。她开始故意违反家庭规则，如不按时回家、不遵守家庭的作息等等。她的这些行为，在母亲埃琳娜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叛逆，但在伊奇心中，却是她追求自由与真实自我的勇敢尝试。

在与米娅相识后，伊奇受到米娅自由随性的生活方式和坚定的自我认同的影响，对传统身份模式的挑战更加彻底。她开始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积极参与米娅的摄影创作，通过镜头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看法。这种对艺术的追求，与她家庭所期望的职业道路大相径庭，进一步加剧了她与家庭之间的矛盾。

伊奇还在个人情感与人际关系上打破常规。她不再遵循传统的社交模式，与那些被社会视为“异类”的人交往，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真正的理解与共鸣。她与珀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跨越家庭背景与社会阶层的友谊，挑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她对爱情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不被传统的恋爱观念所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感情^[7]。

3.2 自我认知的深化：在迷茫中寻找方向

在经历了种种困惑与挫折后，《小小小小的火》中的人物开始踏上自我反思的征程，这一过程犹如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却也逐渐点亮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为他们在迷茫中指引出前行的方向。

伊奇在与家庭的激烈冲突以及对米娅自由生活的深入接触后，内心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与深刻的反思。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往的生活，意识到自己一直被家庭的期望和社会的规范所左右，失去了对真实自我的感知。伊奇在反思中逐渐明确了自己对自由和艺术的追求。她发现，在艺术创作中，她能够摆脱外界的束缚，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她开始积极参与米娅的摄影活动，用相机捕捉那些被忽视的美

好瞬间，通过镜头展现出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内心世界。这种对艺术的热爱，成为了她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让她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她决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即使这意味着要离开熟悉的家庭和舒适区，去面对未知的挑战。

珀尔在追求稳定家庭身份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迷茫与反思。她羡慕理查德森家的稳定生活，渴望融入其中，却又难以割舍与母亲米娅之间深厚的情感。当她看到母亲与理查德森太太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时，内心的痛苦和迷茫达到了顶点。她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是像理查德森家孩子那样安稳的生活，还是像母亲一样自由的流浪生活^[8]。

在反思中，珀尔逐渐认识到，无论是稳定还是自由，都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她理解了母亲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明白了自己对家庭温暖的渴望。她开始尝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既尊重母亲的生活方式，又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她不再盲目地追求理查德森家的生活模式，而是学会了珍惜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同时也积极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自己的个性。通过这种反思，珀尔逐渐深化了自我认知，明确了自己的身份方向，不再被外界的因素所左右，而是坚定地朝着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

3.3 追求自由与真实：身份认同的最终诉求

自由与真实宛如两颗璀璨的星辰，在《小小小小的火》中闪耀着迷人的光芒，成为人物身份认同的核心追求。这种追求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深刻地体现了人物对自我价值的执着探寻。

伊奇在家庭和社会的重重束缚下，内心对自由的渴望愈发强烈，犹如困兽渴望挣脱牢笼。她所处的中产阶级家庭，一切都被精心规划，规则和秩序成为生活的主旋律。伊奇的个性和想法却被这种压抑的环境所抑制，她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无法展现真实的自我。在与米娅相识后，米娅自由随性的生活方式如同一束强光，照亮了伊奇黑暗的世界。米娅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她的生活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但她却乐在其中。这种生活态度深深地感染了伊奇，让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意识到自由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伊奇开始勇敢地反抗家庭的束缚，她不再愿意遵循母亲为她规划的人生道路。她积极参与米娅的艺术创作，通过摄影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想法。在艺术的世界里，伊

奇找到了真正的自由，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的个性，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她用相机捕捉那些被忽视的瞬间，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融入到作品中。这种对自由的追求，使伊奇逐渐摆脱了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实现了身份的觉醒，朝着真实的自我不断迈进。

米娅作为一位流浪艺术家，她的生活本身就是对自由与真实的生动诠释。她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她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使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被世俗的观念所左右。米娅认为，艺术是她表达自我、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只有在自由的创作环境中，她才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她的摄影作品不拘泥于传统的艺术规范，充满了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对自由的向往^[9]。

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米娅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与真实的追求。尽管经济拮据，她依然坚持购买摄影器材，不断进行创作。她拒绝被物质的追求所束缚，不愿意为了安稳的生活而放弃自己的艺术理想。她带着女儿珀尔四处流浪，每到一处，都用心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将这些独特的经历融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米娅的这种生活方式，虽然不被社会主流所理解，但她却坚定地认为，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有这样，她才能保持真实的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珀尔在追求稳定家庭身份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自由与真实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她羡慕理查德森家的稳定生活，渴望融入其中，却又难以割舍与母亲米娅之间深厚的情感。在与米娅和理查德森一家的相处中，珀尔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内心需求，逐渐明白，真正的家庭并不在于物质的丰富和生活的安稳，而在于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做真实的自己^[10]。

珀尔开始尝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她尊重母亲的生活方式，也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她不再盲目地追求理查德森家的生活模式，而是学会了珍惜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同时也积极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自己的个性。在这个过程中，珀尔逐渐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实现了身份认同的转变。她不再被外界的因素所左右，而是坚定地朝着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追求自由与真实的生活。

结语

《小小小小的火》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伊奇、米娅、珀

尔等人物在身份认同道路上的曲折历程。他们在家庭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的交织影响下，深陷身份困境，却又凭借着对自我的坚持与探索，不断追寻真实的身份认同。伊奇在家庭的压抑与米娅的启发下，从迷茫走向觉醒，勇敢地挑战传统身份模式；米娅坚守流浪艺术家的边缘身份，以自由随性的生活诠释对艺术和自我的执着；珀尔在对稳定家庭身份的渴望与对母亲的眷恋之间徘徊，最终学会在两者间找到平衡。

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紧密相连的纽带，对个人和社会意义重大。对个人而言，清晰的身份认同是构建自我认知、树立自信与自尊的基石，能引导个体确立人生目标，更好地适应社会。伊奇通过身份认同的探索，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从一个被束缚的女孩成长为有独立思想的个体。对社会来说，多元的身份认同是文化多样性的源泉，不同身份的碰撞与融合能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灏. 从列斐伏尔空间理论角度解读《小小小小的火》中母亲角色的生存状况 [J]. 名作欣赏, 2023, (32): 139-141.
- [2] 翟珂. 困境与救赎——《小小小小的火》中存在主义思想解读 [J]. 作家天地, 2023, (32): 23-25.
- [3] 陈曦. 伍绮诗《小小小小的火》中流动家园的建构 [J].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5(04): 121-126.
- [4] 王芳. “母亲”身份的再审视:《小小小小的火》中的母性书写与社会批判 [J]. 外语教学, 2023, 44(05): 106-112.
- [5] 洪雪宜. 镜像与想象——论《小小小小的火》中的华人形象 [J]. 长江小说鉴赏, 2023, (18): 47-50.
- [6] 李想. “边缘人”的呐喊——《小小小小的火》中的身份认同危机与重建 [J]. 长江小说鉴赏, 2023, (14): 22-25.
- [7] 原洁, 何蓉. 意象图式理论视角下《小小小小的火》的解读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3, 7(19): 10-15.
- [8] 刘若莲, 王阿芳. 结构主义视角下《小小小小的火》的二元对立现象分析 [J]. 英语广场, 2023, (13): 62-66.
- [9] 佟佳丽.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Adolescents in Celeste Ng'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D]. 沈阳化工大学, 2022.
- [10] 刘佳. 拉康镜像理论视角下《小小小小的火》中伊奇的主体建构 [J]. 作家天地, 2022, (34): 76-78.